

夏征農主編

第二輯

西方學術思潮 論叢



西方学术思潮论丛

(第 二 辑)

夏征农 主编

学 林 出 版 社

特约编辑：冯芝祥

封面设计：陶雪华

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二辑) 夏征农 主编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字数 165,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册

ISBN 7-80510-608-8/B·20

定价 3.35 元

主 编 夏征农

副主编 魏承思 雷群明

编 委 王沪宁 王富荣 冯芝祥

陈达凯 陈伟恕 张志国

沈国明

目 录

评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陈学明 (1)

20世纪一种重要的文艺思潮

——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学思潮述评……………赵建中 (18)

现代西方文艺批评流派及其美学特征……………林骧华 (37)

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美学思想……………朱立元 (73)

西方结构主义经济理论与我国的现实思考……………涂海霞 (92)

公共选择理论简介……………张 军 施建辉 (117)

美国政治信条散论……………王沪宁 (134)

当代西方阶级与阶级结构理论述评……………周 琪 (154)

富勒法律道德论研究……………林 喆 (171)

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双翼

——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批判……………袁 闾 (189)

灵丹妙药还是万恶之源

——现代西方哲学家眼里的科学技术……………黄文华 (201)

评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陈 学 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场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把生产设施变成了一个自动化的体系，从而使生产力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并使西方社会阶级结构以至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某些变化。面对着资本主义的这一新变化、新发展，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原先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断言资本主义已进入太平盛世，否认资本主义还存在尖锐矛盾，否认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与垂死性。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向人们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康物阜”、“繁荣昌盛”只是“表面现象”、“虚假现象”，掩盖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实；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并未克服，依然是危机四伏。在这些西方学者中，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是最突出的一位。

研究一下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方面可以了解到，马尔库塞是怎么样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从而尽管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已达到了十分激烈和愤慨的地步，却始终找不到一条真正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另一方面则可以借助于马尔库塞所提供的不少思想资料和社会资料，科学地认识战后西方社会的现状，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

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特征是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理论”取代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理论根据。

他用“异化理论”来代替“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新的理解。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化生产条件下，随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减少，“蓝领工人”在其中的作用的大大降低，越来越可以把价值创造源泉归结到机器体系本身。既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坚持机器只能转移旧价值，活劳动方能够创造新价值，那么它便不能够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中的价值创造问题。而随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过时”，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告吹”了。他在其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中有一段著名的论断：“趋向于取消机器作为个别的生产工具和作为‘独立元件’的工艺变化，似乎使马克思的‘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概念和由之而生的剩余价值理论失灵了。”（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波士顿，英文版，1964年，第28页）基于这种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已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他进一步得出结论，根源于资产阶级榨取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两大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已平息，现在不是资本家在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携起手来”共同享用由机器所创造的价值。

当然，借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鼓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已过时，并在此基础上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绝不仅是马尔库塞一人。其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曾说过：“自然界没有创造出

任何机器，没有创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驶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9页）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机器（包括最精密的机器——电脑）乃至整个自动化生产体系都不过是一般科学劳动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物化。因此，怎么可以在考察价值的来源时撇开这一点，只因这些机器、自动化生产体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就断定价值的创造与人的劳动无缘呢？再说，我们就是把这些机器、自动化的生产体系本身是科学劳动的物化这一点姑且放在一边不论，也无法得出它们可以离开人的活劳动而直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结论。因为这些机器、自动化生产装置不论其魔力有多大，都仍然是不变资本，是死劳动，只是由于劳动者展开的活劳动才赋予它们活的生命，使之进入价值形成过程。

但是，问题在于，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别人的终点就是他的起点。正当其他人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除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经济剥削”，而断言这一社会已进入“太平盛世”，并为它大唱赞歌之时，马尔库塞却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源于资本家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阶级矛盾的消失，并不等于所有矛盾的消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冲突的平息，并不等于所有冲突的平息。实际情形是，这一社会非但没有进入“太平盛世”，而是越发变得“不可收拾”。

马尔库塞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主义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批判，一种是像《资本论》所做的那样，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另一种是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做的那样，以异化理论为出发点，批判资本

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正当前一种批判方式因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失去战斗力时，后一种批判方式越发显示出其“后劲”。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矛盾消失了的世界”；而用异化理论分析，所看到的是一派栋折榱崩、世风日下的景象。

他提出，根据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生活在这一社会里的人其人性是实现了还是异化了。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个“病态的社会”、“罪恶的社会”，正在于它压抑、扭曲了人的本性。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下述四个方面的批判都是围绕着揭露作为整体的社会如何压抑人性的这根主线展开的。

第一，对“消费控制”的批判。

在他看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人们正恰恰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他认为，这种不属于人本质需要范围的“虚假的需求”是这个社会强加给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强迫性消费”政策，动用一切宣传机器，刺激人们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使人们把这种“虚假的需求”当作自己的“真正的需求”。一旦把追求物质享受这种“虚假的需求”加之于人后，就出现了个人与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体化”。在这种“一体化”统治下人们所过的是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生活”。人们拥有自己的高级住宅、小汽车、彩电，这当然是够“安乐”的了。但须知，这是建立在痛苦基础上的“安乐”。全部的关键在于，人们在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的基本需求以后，实际上他们已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已把“商品作为自己生活灵魂的中心”（《单向度的人》，第11页）。人同产品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第二，对“爱欲压抑”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一方面在于把不属于人的本质特征的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强加于人，另一方面在于对真正的人的本质肆意压抑。他所说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就是指人的爱欲。他通过改造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理论，把人的爱欲视为人的本质，并进而把爱欲作为人的本质的观点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论点结合起来。在他看来，马克思虽提出了劳动是人的本质，但没有进一步回答人何以在劳动中才能实现自己，而实际上，人所以能通过劳动实现自身，根本原因在于劳动为“大规模地发泄爱欲提供了机会”。这样，他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爱欲的批判归结为对“劳动的非爱欲化”的批判。他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在劳动中从事的是一些“单调的无聊的”“翻来复去的动作”，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这种劳动“把整个的人（包括肉体和精神）变换成一种工具的某个部分。……技术分工把人的存在分裂成片面的机能，受资本主义过程的调整。”（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波士顿，英文版，1972年，第14页）这种劳动同“肌肉放松、四肢活动”的发泄爱欲的消遣完全是两回事。正因为这种劳动不是实现了而是压抑了爱欲，所以它极其严重地摧残了人的本质。

第三，对“攻击性”的批判。

马尔库塞对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侵略、攻击、恐怖等种种罪恶现象也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和批判。问题在于，他在进行揭露和批判时，一方面把这些现象的出现归因于人的本能结构中的“攻击本能”的滋长，另一方面又竭力说明这些现象的可恶主要在于扭曲了人的本质。他接受了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结构主要由生本能（即爱欲）和死本能（即攻击本能）两部分组成，而能量总和不变，在它们中间分配、此长彼消的观点。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中。由于人的生本能——爱欲遭受了重大压抑，所以使本能结构朝着有利于死本能——攻击本能的方向发展，攻击本能逐渐占了优势，从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攻击性的社会”。他认为攻击本能在本能结构中占了上风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种种侵略、恐怖现象的根子。那么，为什么人的这种攻击本能的发泄非但没有使人的本质得以满足反而遭致扭曲呢？他是这样解释的：人的攻击本能属于人的本能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来它的发泄也能使人的本质得以某种程度的满足；但人的攻击本能按其本性是没有固定的攻击目标的，无拘无束的，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别有用心地利用了它，操纵其目标，使它指向这一社会所希望对准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本能发泄得越充分，它的受控制的程度也越高。

第四，对“生态危机”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自然危机”，这是由于人们贪得无厌地“开发自然”所引起的。所谓“开发自然”实质上就是“破坏自然”、“盘剥自然”，就是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的自然界，被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反革命和造反》，第60页）。他对“生态危机”、“自然危机”的批判也是着眼于对人性受摧残、压抑的揭露。他提出，自然界不仅仅是人的生活的源泉，也是人的想象、人的关于美与和谐的观念的源泉，人只有与自然界处于有机统一之中，才有自己的快乐和满足。现在人把自然视为可以无止境的盘剥的对象，把自己从自然那里引开，这样就切断了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的纽带，从而使自己成为一种没有根基的、迷失方向的存在。他说，在现存的社会中，被人类的暴行污毁了的自然界，正成为控制人的“社会伸展出来的手臂”，自然界不再是人的性本能实现的“天然空间”，而成了人的性本能被奴役的“地狱”。

二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还是一种抽象的否定。那时，马克思以人本主义为武器，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被异化和摧残。但是对异化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讲了异化与私有财产互为因果的关系就止步了，马克思还未能科学地回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何以受到非人的折磨，这个秘密直到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才得到彻底的揭露。随着这两大理论的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两大对抗阶级进行了科学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真正建立在现实的同时又是科学的基础之上了。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在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下的批判，他企图扭转马克思的批判的发展道路。自然，他的这种批判也只能是非现实的、非科学的。

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人本主义”批判，带来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

理论缺陷之一，他不可能揭示造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遭致异化的最终根源。

他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日益被异化的根源一是归结为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二是归结为兴旺发达的“文化工业”。

他向人们描绘了一幅科学技术与人性对立的图景，强调人性与科学发展的反比关系。在他看来，人性所遭致的各个方面的压抑和摧残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在马尔库塞的辞典中，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部分，而且已意识形态化。他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在发达工业国家，技术和科学不仅是一种为和平的和令人满意的存在奠定基础的主要生产力，而且也变成一种使一个同群众隔绝的管理上的高压统治合理化的新的意识形态。”（参

见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答复》，1968年，德文版，第14页）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已和社会操纵结合一体。

能把科学技术作为造成人性异化的罪魁祸首加以讨伐吗？显然不能。马尔库塞在这里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在于，把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科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运用的非人化倾向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完全混淆起来了。实际情况是，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是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运用，才产生了种种不人道现象。科学技术作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只有在私有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才一方面表现为历史的进步和必要的发展要素，另一方面又成为一种剥削的手段，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剥夺了其通过劳动实现自身的一切可能。一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科学技术与人的本性的全面实现就有可能获得完全的统一。

“文化工业”一词是马尔库塞所属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独创，他用这一词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成果已变成文化商品，文化的产生已变成文化的生产，文化的创造纳入了按照固定框框设计出来的生产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控制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这种大众文化的生产。这样，他把“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作为造成人性异化的又一个重要根源。他强调，文化按其本性应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应体现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价值理想，应隐含着解放人性的潜能，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已完全堕落了，成了与现存秩序同流合污的“操纵意识”。大众文化不知不觉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与商业溶化起来，使这些文化领域都染上了共同的特性，即商品的形式。在这种染上了商品形式的大众文化的催眠和压抑下，人们已经丧失了批判和否定现实的能力，而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异化的根源归结为

“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显然夸大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统治者利用宣传工具操纵大众意识的事实。另外，尽管存在着这种现象，但应看到，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把文化本身说成是奴役的根源恰好是本末倒置。

从马尔库塞把文化、科学技术视为人性受压抑之源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所以他不可能触及造成人性异化的根本原因。他揭示了物对人的统治，但不愿再向前跨出一步，通过分析物对人的统治，进而揭示人对人的统治。马克思在这方面与马尔库塞的一个根本不同处是，透过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揭露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分析物对人的统治，揭露人对人的统治，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马尔库塞所做的实际上恰恰相反，他是用物与物的关系来掩盖人与人的关系，用物对人的统治来取代人对人的统治。

理论缺陷之二：他不可能找到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被摧残现象的真正力量。

马尔库塞坚决否认工人阶级能充当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被摧残现象的主力军。与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相一致，他也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既然已改变了自己原来的那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状态，既然能过着同资本家一样的富裕生活，既然没有人在榨取它创造的剩余价值，它也就没有必要起来革命。他说道，在大多数工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统治地位。

那么，依靠谁去进行这种旨在改变人性异化的斗争呢？马尔库塞提出，应把希望寄托在“新左派”身上。他所说的“新左派”一是指乍一看来“没有一点政治气味的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流氓无产者，这些人社会地位低下，与资本主义社会缺少联系，因而也就较少受到这个社会的控制和压抑，他们最早表现出对摧残人性的反抗；二是指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能自觉地

意识到自己人性遭受摧残的处境，因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在现代化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能“看破科学技术及文化统治的面纱”。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摆脱资本的统治是无产阶级的固有要求，无产阶级之所以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力军，主要在于它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它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相一致。只要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它的“主力军”就只能是无产阶级。这一点，不会随着资本主义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马尔库塞从其人本主义理论出发，从根本上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企图在无产阶级之外寻找新的“革命星座”，只能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蠢举。欲知被他视为新的“革命星座”的这些人究竟能否代替工人阶级，成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坚力量，只要看一下他们在60年代末造反运动消逝以后的表现，就一清二楚了。诚然，他们在造反运动中曾经叱咤风云，但是造反运动消逝以后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流浪汉、嬉皮士之类不消说，就看看作为“新左派”先锋的一批学生领袖的状况吧。他们中有的人陷于苦闷、悲观，还有的人则一下子从极左转到了极右，从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反对者变为狂热的拥护者，法国70年代出现的“新右派”中的不少人原先竟是60年代末有名的“新左派”成员。马尔库塞到了晚年也意识到了这些人是无法胜任由他赋予他们的革命重任的。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理论缺陷之三：他不可能指出一条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压抑、摧残人性的现实道路。

由于在他看来，造成人性异化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他当然不主张通过改革资本主义所有制来求得人的解放。他说道：“提高生产力和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未必导致走向社会主义——它不会必然地打碎统治的锁链，打碎人们屈从于劳动的锁链。”（马尔库塞《老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了》，西柏林《批判杂志》，1979年2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里已

无关紧要，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但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拥有实权，资本家和工人一起在受文化、科学技术的奴役。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手中夺了过来，也不能改变受奴役的局面。

他提出了“总体革命”的道路，即主张革命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要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全面展开。他有时把这种“总体革命”称为“大拒绝”。但是，他在提出“总体革命”、“大拒绝”的同时，又反复强调，“总体革命”的核心是“心理结构”、“本能结构”的革命，所谓“大拒绝”主要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他认为，以往一切革命之所以没有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都是由于本能结构的病态没有真正得到改变。“从古代的奴隶造反到社会主义革命，被压迫者的斗争总是以建立一个新的、较好的统治制度而告终”，“每一次革命都似乎是历史性的瞬间，反抗统治的斗争刚走向胜利，可这一瞬间马上过去了。”（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伦敦，英文版，1956年，第90页）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能遭到如此严重歪曲的条件下，过去意义上的革命更是无济于事了。唯一的出路是实现“本能结构的决定性变化”。那么，如何开展“本能结构”的革命呢？他声称，只要“创造条件把性欲、生活本能从破坏本能的优势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使自由、和平和幸福的现有可能性化为现实”（参见《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6页）。从这里出发，他提出了“爱欲解放论”。他说：“今天为生活而斗争，为爱欲而斗争，就是一种政治斗争。”（《爱欲与文明》，“政治序言”）

这样，他就把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压抑、摧残人性，归结为人的主观因素，归结为人的思想意识、心理、本能的问题了。他企图在人的“本能结构”这一区区“方寸之地”，展开旨在实现人性解放的全部斗争。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唯心史观，本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的革命，它不会从根本上触动现存社会的基本结构，

也不可能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异化，当然更谈不上彻底解放人类了。

理论缺陷之四：他不可能描绘出替代压抑人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的未来社会图景。

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抑、摧残人性表示深恶痛绝，那么，在他看来，人类应当追求的人性得以解放的理想的社会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西方学者和研究者对马尔库塞的理论虽然有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他的理论尽管对现实的批判是“无情的”，但一谈到将来就“黯然失色”了。他并没有向人们指出能鼓舞人们斗志的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

不能面向将来，本身就隐含着倒退到过去的危险。他在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在感情上缅怀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甚至中世纪那种虚构的“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宁静”，“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这实际上是主张人类重新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去。在这里，马尔库塞表现出了强烈的“怀乡病”，即对自然状态的怀旧情绪，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无限眷恋。可以肯定，这是近代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在马尔库塞身上的回光返照。

当然，人类是不可能因为在历史的发展中承受了牺牲而把历史的车轮倒转，否定科学技术、文化、物质文明。马尔库塞本人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又从复古主义走向了悲观主义，他以绝望和恐惧的心情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认为人类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受着非人的折磨。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可终因找不到出路而陷入悲观失望的境地。这是个悲剧，是一切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的批判家的共同悲剧。

三

尽管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一种人本主义的